

科学、创新、实践：德意志美术精神的三种展现

洪文尧

德国美术是欧洲艺苑中一朵奇葩异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德国美术源远流长，但日耳曼先民游牧民族的不稳定性，使其美术发展的步伐姗姗来迟。不过，在日耳曼民族的美术精神引领下，其美术的发展进程一直能够与欧洲美术发展保持同步，甚至在一些时期超越其他欧洲国家，领导着欧洲——甚至是世界美术发展的潮流。德国美术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尤其在雕刻、建筑、绘画、现代设计等领域中，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技艺矗立于世界美术之林。德国美术的发展历经史前美术时期、希腊罗马美术影响时期、中世纪美术时期、巴洛克和洛可可美术时期、印象主义美术时期、现代主义美术时期、后现代主义美术时期。

德国美术的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征服自然，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二是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三是重视教育，提倡应用的实践精神。

一、征服自然，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在莱茵河流域、多瑙河北岸的巴登—维登堡维格尔德海德洞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距今三万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的兽骨、兽牙和石片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野马、野牛、狮子、猛犸象、乌鸦等动物的形象。这些逼真传神的雕刻作品，“可以同法国拉斯科洞窟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中的形象相媲美”（徐沛君《德国美术史话》），充分体现了日耳曼先民高超的写生状物能力。

据史学家认定，约5000年前，日耳曼人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德国摩尔斯堡的墓穴中发现约5000至2000年前的《弓和箭》的墓石雕刻，与中国的史前岩画一样，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石刻上的弯弓和利箭，精美、坚实、犀利，写实逼真，“创作这个线刻画面的大师算得上是位装饰画家，他采用平面铺成的方式有条不紊地将弓、箭和箭囊摆放在画面里，构图平稳而和谐。”（同上）日耳曼人用弓和箭征服自然，谋求生存的科学精神表现得很充分。进入青铜和早期铁

器时代，日耳曼人也有较高的文明展现，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至今还留有铁器文化的遗存，在多瑙河沿岸因戈尔施塔附近也有寨堡等建筑的遗迹。

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纽斯率领下，在拉伊托堡战胜精锐的罗马军团，动摇了罗马的统治。恩格斯高度评价这场斗争是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转折点之一。公元2世纪，日耳曼民族从斯堪的那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迁徙到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与古罗马国家相邻。公元476年，当时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确立了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开始了辉煌的艺术创造，其典型的就是中世纪雕刻和哥特式建筑。德国瑙姆堡教堂内的《埃克哈德与乌塔夫妇像》，创作于公元1250—1260年，埃克哈德与乌塔夫妇是该教堂的捐助者。丈夫埃克哈德端庄沉稳，右手抚胸，左手持箭；妻子乌塔婷婷玉立，在裹身的斗篷中露出慈祥的脸庞和秀美的身材。此雕像一反中世纪“呆板僵直”的风格，科学、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人物形象，极为人性化、世俗化，可敬可亲。“乌塔像的成功，在于德国民间雕塑家的创造智慧。”（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名作》）

哥特式建筑最为著名的要数科隆大教堂。它位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市中心，始建于1248年卡洛林王朝时期，后修修停停，直到1880年才全部竣工。主教堂穹顶高达43.35米，正门双尖塔高达161米（另一资料显示为157.35米），这使得“它不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最大教堂，也是世界最高的教堂之一。”（同上）教堂最明显的特点是包括双尖塔在内的许多直刺苍穹的顶尖。这种高、直、尖的建筑风格，体现日耳曼人“天人对立”的哲学理念、“人定胜天”的求索精神和坚毅威严的审美追求。科隆大教堂在建筑形式和审美价值上不逊于巴黎圣母院，体现了日耳曼民族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准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二、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舒伯特曾写过一首描述日耳曼民族的《流浪者

之歌》：“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灵魂在我耳边暗告，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日耳曼人的游牧民族根性，使他们不断地流浪、征战和与其他民族融合。德国美术史是一部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美术养分，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历史。

就绘画而言，日耳曼人吸纳其他民族的美术养分是大胆而富于创造的。如科隆大教堂中的玻璃镶嵌画，采纳了巴黎圣母院中以红、紫、蓝、黄等彩色玻璃在窗子上镶嵌成图案的手法，但他们并不拘泥于法兰西人的成法。他们创造性地改用大量红色和绿色的玻璃来镶嵌窗子的图画，画面更有特色，也格外动人。在教堂玻璃镶嵌画的内容上，他们也不囿于一般教堂普遍采用的宗教故事内容，而别出心裁地选用《旧约》中的奇事。如《鱼吐圣约拿》，表现以色列先知圣约拿未按上帝旨意去亚述国传道，被大鱼吞入腹中，三天三夜后才被吐到岸上，最后他按上帝旨意办事，亚述国首都的臣民也免遭灾难。这样的题材新颖而独具特色，在欧洲宗教绘画中是很少见的。

在雕刻上，科隆大教堂中的木雕《杰罗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犹如受苦受难的普通平民，真实而震撼人心。这是德国进入奥托王朝后，先进而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成分，将东方雕刻的简洁、大气、世俗化特点融入自己的雕刻艺术中。

16 世纪初，马丁·路德发起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最后路德新教代替中世纪天主教。这个时期，德国画坛升起了一颗文艺复兴的巨星：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丢勒积极拥护马丁·路德的新教，用他的创作为新教助威。1526 年，他创作了油画《四使徒》，彼德、约翰、保罗、马可四位至真至爱的使者，在《四使徒》中完全按新教原则排列。丢勒借宗教题材反映德国当时的农民形象，“他们正直威严，刚强果敢，坚贞不屈，是德国被压迫农民的代表，他们既是仁爱与正义的化身，又代表着不可战胜的人民的权力。”（林杨《西方美术赏析》）

丢勒不仅是画家，而且还是建筑家、雕塑家、作家。他的三卷本《人体比例研究》有很高的美术科学的价值，他在达·芬奇的基础上探索求新。1498 年，丢勒创作木刻版画《四骑士》，吸收了东方木刻版画的技法。图中，骑着白、红、黑、灰马的四骑士象征战争、杀戮、饥荒、瘟疫，启示人们要为真理而斗争。

丢勒敢为人先，运用当时最新的“蚀刻法”技术绘制铜版画，创作于 1514 年的《忧郁》就是其中之

一。作品鼓励当时的先驱者为冲破中世纪的黑暗而进行科学探索，画中的“工具和科学仪器代表当时的实用知识，象征对宇宙万物的探索，而画中长有双翅的女子是那些探索者的化身”（徐沛君《德国美术史话》）。丢勒还大胆采用水彩作画，成为世界上最早创作水彩画的画家之一。

丢勒被誉为“北欧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伟大的艺术家”、“德国民族英雄”，从 1815 年开始，德国年年举办“丢勒节”。1840 年，纽伦堡建造了“丢勒艺术家纪念碑”。

德国现代主义象征派画家冯·斯托克敢为天下先，从姐妹艺术中汲取艺术灵感，对传统油画的创作风格大胆突破。他认为，绘画与音乐密不可分，可以用绘画直接传达宇宙的精神——音乐。1900 年，冯·斯托克创作了震撼欧洲画坛的油画《狂板》。“狂板”为音乐术语，意即速度极快的，每分钟 230 拍，表示速度似光如电。作品描绘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神陶洛斯载着他抢夺的恋人狂奔飞驰的情景。这幅画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19 世纪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最为突出的是女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她关心德国贫困工人的命运，在绘画领域中反对旧的僵化艺术的所谓“分离派”的革新运动，努力探索，从表现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体现了日耳曼民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新精神。其代表作石版画《织工的反抗》之五《突击》，描绘了工人们奋起反抗的不屈不挠的精神。1933 年 9 月，纳粹把珂勒惠支赶出普鲁士艺术学院，取消教授资格，禁止她的作品公开展出。她坚持作画，抨击纳粹。珂勒惠支的顽强，来源于日耳曼民族不屈服的艺术精神，“珂勒惠支的艺术在鲁迅先生的传播下，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中国的版画家吸收过珂勒惠支的艺术营养，珂勒惠支还积极地支援中国人民的反迫害斗争。”（林杨《西方美术赏析》）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德国一大批在柏林、科隆等地青年画家冲破抽象主义画派的桎梏，高举新表现主义的旗帜，在创作上标新立异。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巴塞利兹的油画《负载的椅子》、吕佩尔茨的油画《酒神颂歌：死亡与画家》、里西特的油画《林中的恋人》等。他们运用倒置的形象吸引观众，他们“率先摆脱了抽象主义的僵死束缚，无视题材的限制，强调人性的发展，使濒临死亡的德国绘画获得了新生，为 80 年代初联邦德国绘画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常宁生《国外后现代绘画》）

三、重视教育，提倡实用的实践精神

在当代，德国美术最为突出的是现代设计，包豪斯学院和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学实践、设计理念引领了当代世界的设计潮流。20世纪初，在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和整个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影响下，怀特·格罗佩斯于1919年在德国魏玛创建了国立包豪斯(Bauhaus)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工业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基础。怀特在《包豪斯宣言》中，阐述了“艺术与工程的统一”、“设计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产品”的新理念。包豪斯学院使艺术设计正式步入美术的殿堂。1933年4月，由于希特勒纳粹政府的干涉，国立包豪斯学院被迫解散，历时十四年。

德国的艺术设计闻名世界，与包豪斯学院推行教学与社会紧密联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教学理念息息相关。包豪斯为不同的美术门类，如建筑、绘画、雕塑、实用装饰艺术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又重将它们归于与设计活动有关的系统中去。在《包豪斯宣言》的引导下，出现了一大批新颖的设计作品。如M·布朗特的宣传画设计《妇女运动》、M·纳吉的字体设计《书籍封面》等，怀特·格罗佩斯与学生联合设计的《包豪斯校舍》，更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包豪斯的设计艺术理念奠定了现代设计的理论基础。正如《包豪斯宣言》所说的“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们，我们应该转向应用艺术”(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艺术不是一门专门职业，艺术家与工艺技术人员之间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艺术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在灵感出现，并且超出个人意志的那个珍贵的瞬间，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艺术的花朵。然而，工艺技师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真正的创造想象力的源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同上)。20世纪初，工业设计成为美术的独立学科由此而诞生，“事实上，在任何一门视觉艺术的创造活动的历史中，它所占据的地位都是

不可动摇的。如果没有包豪斯，我们就难以想象现代环境会是怎么一副样子”(同上)。

1953年，乌尔姆设计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成立，这是继包豪斯之后最具影响的设计学院。第二任院长乌尔姆认为设计应该是理性、科学的，学院应立足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培养大量科学型的设计师，为德国工业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乌尔姆学院要求学生从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学体系中解放出来，接受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社会政治三方面的应用性训练，走出一条校企结合的路子。乌尔姆设计学院在包豪斯学院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乌尔姆设计学院摆脱了包豪斯学校的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学校和企业合作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梁梅《现代设计图典》)。乌尔姆设计学院于1968年关闭，历时十六年。

包豪斯学院和乌尔姆设计学院虽然历史都不长，但影响深远。两所学院的设计理念和教学实践，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在美术发展的进程中重视教育、提倡实践的美术精神。德国的设计理念将产品的质量视为重中之重，“德国制造”因而美名远扬。德国人善于运用科学技术，强调产品设计的秩序感、逻辑性和标准化，他们还在应用科学专业的大学中对学生提出了系统化设计观念，强调设计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德国的大学教育注重要求学生重视设计的品质，使学生在实践中牢固树立重品质、重功能、重技术的观念。德国还是最早提出“绿色设计”新概念的国家之一，重视环境保护成为德国20世纪80年代工业设计的重要内容。

德国美术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兼收并蓄、敢为人先的创新品格，重视教育、提倡实践的理念，是德国民族美术精神的核心，是德国美术的灵魂，也是德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

(作者单位 浙江科技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